

## 高興、驕傲與期許 ——父母篇

編輯部

還記得這些句子嗎？「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梭，轉眼間又到了畢業季節。火紅的鳳凰花開滿了整個校園，更增添了幾些離別的惆悵。」對大部分的人來說，它們不僅是曾出現在作文簿裡的詞句，更是當時的心情寫照。

「不吃五月粽，不收冬眠衣」，端午節剛過沒幾天，氣溫就等比級數地增加，六月驕陽的威力逼得人頭上、身上儘是冒汗。這麼熱的天氣，大家都乖乖地呆在家裡吹冷氣，向來熱鬧的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，平常冷清的交大校園卻湧進了大量的人潮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手上都捧著花束，臉上都帶著笑容，今天是六月二十二日，母校的畢業典禮。

當天的主角自然是畢業生，不過笑得最開心的卻往往是身邊的父母，「我的孩子大學畢業了」，簡單一句話，是高興，是驕傲，也是期許。

### 管理科學系王世偉同學

下午三四點，陽光依舊毒辣，圖書館前的樹群是眾人最愛的憩息地。遠遠地看見一家三口在聊天，父母似乎有些累了，靠著樹幹休息，孩子則彎著腰傾聽。一大早就從南投草屯趕來，王伯伯和伯母雖然疲累，卻掩不住得意的神情，看著這個自小寵愛的獨生子，王伯伯說：「最高興的是他能順利畢業。」王伯母則在旁補充：「他今年考上成大企研了。」孩子顯然是他們最大的驕傲。



王伯伯、王媽媽及王世偉同學  
他是我們最大的驕傲

### 資訊工程黃志堅同學

如何在人山人海裡找出畢業生呢？很簡單，大熱天裡穿白色衣服較涼，這是常識，如果有人不僅穿黑色，而且還從頭到腳包得緊緊的，那一定是高興得忘了炎熱，他一就是畢業生。

在臨時搭起賣冰涼飲品的帳篷邊看到這家人，幾乎是全員出動了，一群人簇擁著一個黑衣黑帽的畢業生。樸實的父母、愛鬧的小弟，雖然滿頭大汗，卻都興致高昂。黃伯伯和伯母為了孩子的畢業典禮，特



從澳門到台灣也不覺辛苦  
黃志堅同學的畢業典禮  
有全家人的祝福

# 輕唱一畢業典禮

地從澳門坐飛機趕過來，「難得嘛，小孩終於畢業了。」黃伯父臉上的汗珠成串往下滴，他卻似乎不覺得熱：「從此我的擔子可以減輕了。」他滿意地看著身邊的孩子，疼愛之情自然流露。

## 資訊工程系陳毓斌同學

「好，來，看這邊。」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前的廣場有許多畢業生及家長在照相，這對父子卻非常引人注意。

拿著照相機的父親，身上的白襯衫已被汗浸溼，卻還是開心地以鏡頭捕捉孩子的一舉一動，認真的表情，專業的架勢，「不要亂動。」陳伯父對著鏡頭前全副裝備的陳毓斌叮嚀。孩子不管多大了，永遠是父母心中的那個年幼的小孩，永遠都需要疼愛與照顧。

「我來交大好幾次了。」陳伯伯說：「每次開學或學期結束，來幫他載東西回去。」台南到新竹不是一段短距離，開車少說也要兩、三個小時，「還好啦！」陳伯伯有兩個小孩在交大念書，除了陳毓斌，另一個在念電信，「小孩念交大，我很高興。」至於對他們未來的期許，陳伯伯說：「最好能繼續升學，不過還是要看小孩子自己的決定，也不能強迫啊！」

## 電信工程系李振戎同學

做爸爸的看來有些嚴肅，做媽媽的則一臉慈愛地看著孩子，這是個安靜的家庭。

李伯伯和李媽媽家住台中，為了參加小孩晚上的畢業典禮，早上就搭著中興號直奔新竹。看著身旁比她還高出一個頭的李振戎，李媽媽略帶興奮地說：「小孩的成长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，很高興他的大學教育終於告一段落了。」李伯伯不太說話，對於小孩畢業的感想，只說了一句：「責任已了。」簡單俐落，似乎覺得小孩已可獨立自主，不用多管。但在我為他們



有子萬事足的陳伯伯  
及陳毓斌同學



李振戎同學及其父母  
永遠的關愛

# 禮樂輕唱——畢業典禮

照相時，李伯伯卻不斷詢問李振戎：「要不要穿上衣服(黑罩袍)？要不要戴帽？」這就是典型的台灣父親—關愛孩子，很少說出口，只用行動表示。

## 電信工程所濮惟正同學

一群應屆畢業生結伴照相，為這些年的同窗生活留下美麗的回憶；一對夫妻坐在樹下的座椅上，笑著看著。「小孩在照相。」濮媽媽指著其中一個告訴我，那是他的小孩。其實濮媽媽不用說，我也看得出來。雖然坐著休息，她和濮伯伯的視線卻從來不曾離開濮惟正。

「希望順利服完兵役後，踏入社會找一份安定的工作。」停了一下，濮媽媽笑著說：「不要求太多，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。」這大概是全天下母親共同的願望。

一旁不太說話的濮伯伯突然接口地說：「身體健康最重要。」看來這對夫妻挺有默契的。



即使念完研究所，依舊是父母最疼愛的小孩—電信所濮惟正同學與父母在圖書館前合影